



資治通鑑卷

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萬山崇福宮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柔  
兆沿難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

以魏兵發  
懷諫立田

與之  
狀聞

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揣初  
委翻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

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

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

與之

此大歷貞元之弊也爲于僞翻下亦爲正爲度爲當爲同

則是恩出於下非

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

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

勞力到翻

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

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

上竟遣中

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

復上言

復扶又翻

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

何弃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

陝

甫始也陝失舟翻

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

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

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

吏異乎河北諸鎮之爲也

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

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

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庚戌更名皇

子寬曰暉察曰棕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

更工衛翻暉於粉翻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

魏博自田承嗣以來徭彊

拒命至是四十九年

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六州魏博貝衛澶相剗河朔

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比比將何以

給之上以語絳語牛據翻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

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復扶

又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讀

日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

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爲于僞翻下同不然徒

貯之府庫何爲貯丁呂翻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

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

一年復方目翻復除其賦役也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

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兗鄆即淄

青平盧軍也鄆音運

倔其勿翻強其兩翻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

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

朝命

朝直遙翻

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

河東胡証爲之

証之盛翻

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貞請有

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

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

鄆李

師道蔡吳少陽恒王承宗也恒戶登翻間古覓翻說輸芮翻

李師道使人謂宣武

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

族又首變兩河事

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鎮故事

亦公之所惡

也惡鳥路翻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

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

道巡屬也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

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

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

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度支經度皆徒

洛翻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斗千當

作十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

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干偽翻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

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諳烏含翻復扶又翻稱尺證翻

若避親故

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

曰誠如卿言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

先寇涇州

界進及涇州西門之外

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

京北皆有神策鎮兵

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寧丹延鄜坊慶靈鹽夏綏銀

宥也鎮兵注已見前

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

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

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

唐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



尉麴昌呂翻

分扶問翻

比其得報虜去遠矣

比必利縱有果銳翻及也

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  
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  
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  
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  
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  
度使

樂音洛

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

融

之兄融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

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長故長養其

弟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

角競也角射者以中爲勝

一軍莫及

融退而扶之

扶丑栗  
翻打也

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

自全於猜暴之時

猜暴之時謂  
田季安時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

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爲勃海王李吉甫

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

中無所可否上鄙之

數所角翻  
鄙陋也

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司空同平章

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

二年頔入朝見  
二百三十二卷

有梁

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

爲干

爲翻下同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

屬之欲翻頔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

索山

誘其奴支解之

弃溷中

誘音西溷戶困翻廁也

事覺頓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

等素服詣建福門

請罪門者不內

帥讀曰率唐大明宮端門曰丹鳳門

其西曰建福門內即納字也

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閤門以無

印引不受

唐制凡方請罪

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頓日既無職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

暮方歸明日復至

復扶又翻

丁酉頓左授恩王傅仍絕朝

謁朝直遙翻敏流雷州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

季友等皆貶

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

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

事連

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

受方鎮賂

遺

遺唯季翻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

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

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

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

之三月丙辰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

長歷二月乙酉朔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元和二年武元衡出鎮西川至是召還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

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

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理治也時受降城爲河所毀

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天德故城在東

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濟柵宋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

見事

二百九卷中  
宗景龍元年

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

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柰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

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

魏昌呂翻  
确克角翻

确确也瘠  
士薄也

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

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

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

卒子  
恤翻

以受降城騎

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

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

緣私者並緣公役  
之名而私使之

聚

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

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

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實錄李光進請東受降城兼理河防

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所築不可發三者不同莫知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

叶議以爲西城張仁愿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

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

人有五十人人數如

止有一弓自餘稱是

稱尺證翻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

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

閱會絳罷相而止

乙

已廢天威軍

元和初并左右威軍神威軍本

神威爲一軍號天以其

衆隸神策軍

丁未辰淑賊

帥張伯靖請降

上卷

辛亥以伯靖爲歸州司

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屬

也付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於

河上作橋先貯材於河側

貯丁呂翻

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

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

佖支筆翻又頻筆翻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

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

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里經柳谷渡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

鶻數千騎至鶻鶻泉

鶻鶻泉在百

在西受降城北三扶歷翻鶻徒奚翻

邊軍

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

之子也

於時嚴綬尚在綬音受

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牙

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

裝多虛估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至鳴沙遵憲屋處

處昌而士卒暴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音環

呂翻宜卷甲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 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

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靜邊軍在雲州

西一百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

門宗彊盛妃郭曖之女子儀之孫女也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

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

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

振武節度使煦吁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

度使王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



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

古河十四里以紆滑州水患

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爲滑州患故

復鑿古河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

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

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惡鳥路翻尋之則

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

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見漢桓靈二帝紀此皆羣小欲害

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

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鐸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當作善陽唐朔州治善陽縣西北  
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 乙亥煦入單

于都護府

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

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爲通州刺史甲午駱朝

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

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

見上卷六年相息亮翻下同

至是

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

箭庫使

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有大臣之節矣

左神策中尉

承璀以喪師罷中尉

爲弓箭庫使今遂兼爲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爲言乎

李

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

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

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開元中  
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鹽州與靈夏接境

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

軍

長安四年併六胡州爲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

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畧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援夏州治長澤縣本漢

三封地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黨

項上從之党底朗翻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畧軍取

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大歷六年置肅戎軍於鄜州之鄜城先是

回鶻屢請昏先悉薦翻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

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

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

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

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

城斬蕃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

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西城謂西受降城磧路無備更修天

德以疑虜心謂徒受降城於天德也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

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復扶又翻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

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

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綸上弟也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平

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張延賞相德宗於貞元之間翰林學士

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

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勲臣之家先

薦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史

翻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不

辭悰宗悰秋七月戊辰以悰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

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

公主有賢行行下孟翻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尊行

下浪翻不翅與不啻同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

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

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卒子恤奏請納之悉自市寒

賤可制指者

制指謂可制御而指使者也

自是

閨門落然不聞人

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

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

閏月已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

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

爲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爲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

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

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

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

壽州有茶山抄楚交翻

其子攝蔡州

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

元和初平蜀

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

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

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州以經營畧

淮西會朝廷方討王承宗

事見上卷四年五年

未暇也及吉甫入

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七年見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

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

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省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

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

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九月庚辰以

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

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

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丙戌以山南東道節

度使袁滋爲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

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惡鳥路翻殺兆囚惟清元卿

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

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

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

蔡諸鎮將帥近其靳翻爲于偽翻下同朝直遙翻環音宦益兵爲備元濟

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圻射堦圻哀平翻堦也堦補鄧翻射堦也淮西

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戊戌

加河東節度使王鐔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

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



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

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

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

唐工部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

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葉葉式掠魯山襄城關

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宜翻冬十月丙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 壬戌以忠武

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

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音受乙丑命內常侍

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考異曰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戊辰以尚

書左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

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鏐  
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鏐上  
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東都畿也 己亥

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

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磁丘當作慈丘縣屬唐州隋分比陽縣置取縣界慈丘山爲名在州東北 却五

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

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

壽州團

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

敗補邁翻

走保州城境上諸

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

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

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

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

橐鞬迎之

屬之欲翻橐姑勞翻鞬居言翻

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

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

戒其部校曰

校戶教翻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

總諸部之軍者謂之都將

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處昌

呂翻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

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

沈洪弋質翻沈持林翻

士卒皆喜曰中丞

爲我治家

爲于偽翻治直之翻

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

綽所乘馬踶殺圍人

踶特計翻圍人掌養馬者

公綽命殺馬以祭

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

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駑音奴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

史燕重旰王鏐誅之及其黨

燕於賢翻旰古案翻

王叔文之

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

未貞元年貶王叔文之黨事見二百三十六卷

量音良

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

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

惡烏路翻

三月乙酉皆

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

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永州古零陵郡

隋置永州以永水爲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

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

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

陵郡梁置武州隋爲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

九里播州即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宗元

置牂柯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萬無母子俱

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

言曰爲于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

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

責也重直度曰陛下

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

責也用翻

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

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

史

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

爲各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考異曰舊禹

錫傳元

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

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

悅復出爲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

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

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

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爲死別

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爲子尤須謹慎恐貽

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

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

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

唐諫諍集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

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

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

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

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  
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  
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力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  
愧色劉遂改爲連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  
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  
裴度未爲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宗元善爲文嘗

作梓人傳

傳直戀翻

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

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

技渠綺翻引羊晉翻度徒洛翻

視棟宇

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

相息亮翻趨七喻翻勝音升

大夏旣成

夏與厦同胡雅翻

則

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稱尺證翻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

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稱伊傅

周召召實曰邵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

要術能矜名術熒縮翻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听魚隱翻

又魚巾翻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

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

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津之翻生也凡木之性其根

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若子蒔音侍更種也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

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

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爪側搖絞翻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

吾居鄉見長人者長知好煩其令好呼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之卒子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

其蠶織吾小人輟饗殮以勞吏之不暇饗於容翻殮蘇昆翻饗殮

熟食也勞力到翻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蕃音凡病且

怠職此故也杜預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梓人傳以

傳以諭守令故温公取之其有資於治道也諭相種樹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

於臨穎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

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頓漢

南郡唐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

蜀陳州

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

恒戶登翻郵音  
運數所角翻

是時發諸

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

壽春

趣七  
諭翻

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

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

曰

說輸  
芮翻

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

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

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

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

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

餘斛於是人情恇懼

恇去  
翻怯也

王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

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言淮西必可取之

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言有必克之勢故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

小州三小州申光蔡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疆弱之勢言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斷丁亂翻此以大歷貞元以來積冒言也因條陳用兵利害以

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

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諫鳥含翻將帥以其客兵待

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

難以有功

將即亮翻下同

又其本

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

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

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

毗比

至翻近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

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易以鼓翻

乞悉罷諸道軍

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

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

淮西兵於時曲

時曲在陳州潁水縣西南敗補邁翻

淮西蒼塹其壘而

陳

陳讀曰陣下同

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

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

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攬以手擊取也光顏舉刃叱

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

爲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

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

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輪芮翻下同刺七亦翻元衡死則它相

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

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吳爲

于爲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

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

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射而亦翻

從才用翻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顱龍都翻首骨也

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

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

去

僉苦念呼火故翻斷音短

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呵叱

也索搜也索山客翻下大索同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

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棄也左右金吾掌邏捕姦非府縣

京兆府及兩赤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

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

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

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

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

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椽者

皆索之複壁夾壁也重椽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椽其間皆可容物椽魯皓翻椽也史炤憐蕭切

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無狀

者無善狀恒戶登翻也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

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

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

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

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

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

度一人足破二賊

史言憲宗明斷故能成功

甲子上召度入對乙

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

過古禾翻金

吾皆伺察以聞

何相吏翻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

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



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考異曰舊張弘靖傳曰初盜

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陳

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軍按簿書亦

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訾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

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爲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御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

圖存河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

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

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毛晁曰杜

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妯娌相呼以身年長少爲各年長曰姒少曰娒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

曰姒弟之妻曰娒音詳里翻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

娒姒音詳

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

惡

數所具翻

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東身自歸攻討

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

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

本道人謂

充鄆淄青人也

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

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

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

亟追伊闕兵圍之賊眾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

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爲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

唐六

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未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

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迎秋次  
遊義次籠煙北靈溪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訾嘉

珍果於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  
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

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  
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蹙遞相蹂四面矢下如雨

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  
宇悉爲煨燼今從實錄  
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

弱元膺坐皇城門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  
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

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賓耀西面二門南  
曰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於左掖門下  
指使部

分分扶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九

志河南府西南抵虢州界三百二  
十五里稍南抵鄧州界六百里  
皆高山深林民不

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矯勇矯上妖  
翻捷也謂之山棚元

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

棚走召其儕類

儕士皆翻

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

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

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

棚而衣食之

爲師于僞翻舍始夜翻

有訾嘉珍門察者

訾即移翻姓也

門亦先姓也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

佛光寺

分扶問翻治直之翻下同

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

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

二縣陸渾伊闕

也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

折

鎚直追翻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折而設翻

圓淨罵曰鼠子

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

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

人留守防禦將二人

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

受其職名

職名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各給帖者也

爲之耳目元膺鞫

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

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

治

復扶又翻

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

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

悖蒲

內翻又蒲沒翻

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

治師道也

史說得憲宗心事出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

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

謂李光顏等也

故使鎮

襄陽

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

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

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

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

八州襄鄧

唐隨均房郢復

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

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

樂音洛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考異曰舊傳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

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

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

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

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  
居疆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斷跋扈  
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  
異志而更用爲都統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  
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今

從其可  
信者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

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

宣武節度治大  
梁索山客翻

教之歌舞絲

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

遺唯  
季翻

使者

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

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

誠深

妓渠綺翻  
荷下可翻

然戰士數萬皆弃家遠來冒犯白刃

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

座  
恐

當作坐爲  
文從字順

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

爲光顏多謝相公

繒慈陵翻  
爲于僞翻

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

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

東道爲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

賦以餉之

調徒弔翻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

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

唐六典叙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三十

三篇律十二篇令二十七篇會要曰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

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

至今長行敕近刪定爲

三十卷請施行從之

會要開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奏令有司刪撰格後長行敕六卷

今又刪定二十五年以後長行勅爲三十卷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

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



之

敗補邁  
翻下同

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

上時  
掌翻乃

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庚戌東都奏盜焚

柏崖倉

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  
柏崖城侯景所築在河清縣西

十一月

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

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

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

以討淮西  
無功也

盜焚襄

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

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

固始前漢汝南郡之寢縣春  
始秋之寢丘後漢更名固始唐

屬光州九域志在州  
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

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

欵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

陵各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

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

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

遣兵攻徐州數所敗蕭沛數縣敗補邁翻蕭沛皆漢

蕭在州西五十里沛在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

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

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子國漢肥

四年置榆山縣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内平陰古城

爲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遂從

宣翻又如字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

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薨 王

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

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

並興兩役謂既討淮西又討恒冀也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

乃征恒冀恒戶登翻上不爲之止爲于僞翻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

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敗補邁翻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

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

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

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

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

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二百二十六卷止二百二十八卷卒子恤翻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

上不聽佳兵者不祥之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蓋未可厚非 甲申盜斷建陵

門戟四十七枝斷音短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

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李玄道事太宗爲文學館

學 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郗丑斬之翻

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

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

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嵯昨何翻巔音顛

已未劉總

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

在朗山

袁茲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中國後居蔡州朗山縣宋白曰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朗山

以界內朗山爲名劉昫曰朗山漢安昌縣隋改朗山杜佑曰朗山漢朗陵縣宋避聖祖諱改朗山爲確山

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

見上更以必克勸之

更工

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奏

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鷓城

固城鷓城當在冀州

南宮縣界

三月庚午太后崩

太后王氏上之母也

辛未敕以國哀

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

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處昌呂翻分扶

問不置攝冢宰

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做古者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

行古道也

壽州團練使李文通

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

鏃山

鏃五高翻又五到翻

已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

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幽州節

度使劉總圍

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

陵雲柵

陵雲柵在澗水西南郾城東北蔡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為名

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

聚斂得幸

鎛補各翻斂力贍翻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

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

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

渾城事肅代德有大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

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

身免

據舊書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耳

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時諸將討淮西者勝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上

掌中外駭愕宰相入見見賢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

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

易之

音升 不勝

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

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

息矣已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

稱李遜應接不至

李遜主餉霞寓軍因得以罪歸之

秋七月貶霞寓

爲歸州刺史

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遜亦

左遷恩王傅

恩王連代宗之子

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

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

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田弘正奏破

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

好呼到翻甄稽延翻察也別彼列翻

又數

請罷用兵

數所角翻

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

月壬寅貫之罷爲吏部侍郎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

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

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

之爲三壘以環柏鄉

柏鄉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今治在彭水之

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柏鄉縣春秋時晉鄆邑地漢置鄆縣光武改曰高邑比齊天保六年移

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隋開皇十

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鄉縣遙取漢柏鄉之名宋省柏鄉爲

鎮屬高邑環音宦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從順宗也

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

曹朗及之子也

獨孤及事代宗  
爲文長於論議

饒州大水漂失四

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貫之爲湖南觀察使猶坐前

事也

前事謂請  
罷用兵也

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顓考功真外郎

韋處厚等皆爲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爲貫之之黨

也覬見素之孫

韋見素天  
寶末爲相

處厚夔之九世孫也

韋夔  
後周

韋孝寬之兄  
夔翻正翻

乙酉李光顏烏重脊奏拔吳元濟陵

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

衆拔六柵

殷城漢期思縣  
改曰殷城唐屬

屬汝南郡宋置苞信縣隋  
光州按九域志固始縣有

殷城  
鎮

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爲寇乙丑

邕管奏擊黃洞蠻却之復賓蠻等州

賓蠻當作賓蠻  
武德四年以故

秦桂林郡地置涪州  
永貞元年更名巒州

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

平章事 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

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王鐸家二奴告鐸子

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去年王鐸薨 上命鞫於內仗 新書

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

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爲

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五

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爲之皆帶刀提仗列坐東西

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

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 遣中使  
詣東都檢括鐸家財裴度諫曰王鐸旣沒其所獻之  
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  
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已已以二奴付京兆

杖殺之

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

赴府

赴京兆府初治事也

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

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

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

無似猶言不肖也

使待罪京兆京兆

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

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

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

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

使當奏

金吾左右街使各城內坊角有武候

一人掌分察六街徼巡凡鋪衛士曠騎分守大城門

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入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

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以騎卒巡行叫呼武官暗

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  
在坊內左右巡使

當奏

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

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啓

閉巡使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啓開徵巡者也宋白

曰廣德二年九月命御史中丞源休充都左右巡使元和八年

薛存誠奏得兩巡御史狀申報如所報差繆舉勘悉

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十負裏行五負掌內外糾

察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

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

汝曹須作意此人

言須爲

此人作

朕亦畏之

日柳氏

敘訓曰公穆宗朝爲大京兆有禁軍校冒騶卒唱駐

馬斃之明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

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

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丑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

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試  
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  
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  
所能為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討淮西諸軍近

九萬

近其

斬翻上怒諸將

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

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

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

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

首千餘級 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

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

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  
十年又置於河東 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

小胡城屬德州 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

而軍

恒戶登翻

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

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

薄伯各翻

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

九域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

丙午詔以

易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

人衣至於僂露

僂郎果翻

陳楚馳入定州

易州南至定州百四十里鎮

過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

斂軍中所掠鎬家之衣也

以兵衛送還

朝

朝直遙翻

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知奉其帥

之親黨而已

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

去羌呂翻

止其兵不使犯吳

元濟境

袁滋所謂開門揖盜者也

元濟圍其新興柵

新興柵當在唐州東北界

新立之以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

備蔡人又翻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

復使愬聽之兄也愬聽皆李晟之子初置淮潁水運使楊

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澉據舊史時運米泝淮至壽

州日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

于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澉河又三百里輸于鄆城

得米五十萬石茭五百萬束省汴運之費七萬六千

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東

南土十里據水經註澉水汝水之別流潁水至古

南頓縣與澉水合唐之澉水縣漢汝陽縣地也輸

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鄆音

偃已未容管奏蕃洞蠻屠巖州容管統容辨白牢欽巖禺湯灤古等

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拾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六

起疆圉作鹽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

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

喪息浪翻巖綬慈丘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爲二帥也

既分爲二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

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

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

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

視士卒

行下孟翻

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

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表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

易之

易弋政翻輕易也

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

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

懈古隘翻

淮西人自以

嘗敗高表二帥

帥敗補邁翻帥所類翻

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爲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筭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入益之鄭澠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旣而陰召大將計

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回鶻屢請尚

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

近其斬翻

時中原方用兵

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

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

囊索爲姦至是遣歸國也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

期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

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

邏十將軍中小校也邏郎佐翻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

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

言唐鄧之東邊也

衆請剗

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

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

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

分扶問翻

吳氏釋我而

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

爲于僞翻昨

日力屈復爲公所擒

復扶又翻

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

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已

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

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弘奏捷也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

千之衆據文城柵

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

爲

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

近其

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

光洽勇而輕

輕牽

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

好呼

爲于僞

則秀琳自降矣

降戶

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

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

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臯之子

也

曹成王臯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

淮西被兵數年

被皮

竭倉廩

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

險翻今謂之雞頭

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

帥讀賊亦

患其耗糧食不復禁

復扶又翻

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

未

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

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

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郗

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

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

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

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

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

舊城縣西四里有水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

之路白橋跨水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短

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渾鎬既敗郗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諸帥所能制也

吳秀琳以文城

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

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

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

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

背慰勞之勞力到翻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

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更工衛翻悉遷婦女於唐州質其

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

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

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

自此已上李愬事官軍與淮西兵夾潞水而軍諸軍相顧望

無敢度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潞



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

皆度進逼郟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郟城

按宋白續通典郟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

什二三自此以上已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

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時都畿及唐鄧

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

十將以領之珍府中翻按唐蔡交兵九境上要地處

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夏四月辛卯山河十

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注也

將馬少良下渣呀山渣鋤加翻擒淮西將柳子野此

上又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郟城令質其母楊愬事

氏質音致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

從逆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而生

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青陵在郾城西南郾城守將

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

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

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

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

質將驛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激水於此回曲因以為名元

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上又李光顏事李

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媯居為翻姓也九域志曰蔡州

治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西  
平界按新書治爐城在崮岬山東  
丙申十將閻士榮

下白狗汶港二柵

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  
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真楊白狗堆

後齊廢州爲齊興郡尋廢郡爲白狗縣隋開皇初  
改縣曰懷州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  
癸

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

西平春秋柏國漢爲西平縣  
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

在州西一百五里

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

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

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

事見上卷

十一年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

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

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

出境謂出武強之境留屯

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

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

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李逢吉等之言即常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

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為順陽隋改為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

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

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易弋豉翻平易也愬厚待吳秀琳與之

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

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

暴官軍

陵者加之以氣  
暴者虐之以威

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

村

張柴村在文城柵東  
六十里帥讀曰率

愬召廂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

廂之

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

前

幟昌  
志翻

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

易弋豉翻  
輕之也

必

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

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

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

祐及李忠義屏人語

屏必郢翻  
又卑正翻

或至夜分

夜半爲  
夜分

它

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

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

者具言其事

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牒徒協翻

愬恐謗先達於上已

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

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

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

歸死猶言致尸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注云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

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

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

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

乃署散兵馬使

散負兵馬使未得統兵散悉但翻

令佩刀巡警出入

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

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

牙隊者節度使牙衛從之隊猶

今之篋帳部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

時山南東道分

爲兩鎮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

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

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

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

愬除

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

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

愬獨歎然曰此吾計也

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乃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

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

將即亮翻

朝夕自教習之使

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

己亥程昇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

是年春程

昇督財賦於江淮

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

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譖

綬音受譖香略翻

上聞之丁未罷

綬侍讀

觀憲宗之罷常綬亦知所謂諭教者矣然觀穆宗之臨政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

右歟

尋出爲虔州刺史

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綬京兆

人

史著綬京兆人以言其生長京邑習見滯侈非能以德義經術誘掖東宮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

也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

數所角翻

兵勢日蹙六月壬戌

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

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史言董重質之情

秋

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

刺史

戣巨龜翻華戶化翻

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蚶呼甘翻魁陸也橫從其理五

味自充殼如瓦壠者謂之瓦壠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壠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



入大水化為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汝往來舄鹵之地淡菜狀如蚶而小黑殼唇有鬚如茸肉甘脆蚶蒲幸翻水陸遞夫勞費殘奏䟽罷之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甲辰嶺南節

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

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殘

為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

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斃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之

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

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

曰復扶又翻卿真能為朕行乎偽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

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

比毗至翻

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

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

使

觀裴度不附群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

又以戶部

侍郎崔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

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

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

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

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

之流涕爲于爲翻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

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

也嘗以膽畧自銜於度銜熒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

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兄

河朔諸鎮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求州司馬以嘉王

傳高承簡爲都押牙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運承

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

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

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

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

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

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

擊却之楚丘古已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 度雖

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

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進退不由主將

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

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羗呂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

澉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

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唐比部郎

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賦贖調歛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比音毗

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

惡烏路翻

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

可否朝政始宜爲之

朝直遙翻

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

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

吳王闔廬弟夫繁奔楚楚封之于此爲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棠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

改爲遂諸將曰今日徃亡

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徃亡九月以

平縣寒露後第二十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

七日爲徃亡以徃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徃克其外城斬首千餘

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

還音旋 又如字

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

下馬據胡牀

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

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

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

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

吾計也

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

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

曰董重質奔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爲洄曲

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及四境拒守

守音狩

守州城者皆羸老之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

比必利翻及也

元濟已

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澣至郾城

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澣胡買翻李愬

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唐鄧隨故裴度稱之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

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

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鏞相表裏譖去之

去卷呂翻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鎮沱徒

河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大呼而

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拔也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

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

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

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

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

千人毀其後殿丁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九烽候之

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

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

率知文書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食乾糲整羈鞞音

符辭轉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

備乾飯也羈馬絡頭曲及諸道橋梁斷音復夜引兵出門復扶諸將請所

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

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



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

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州城

至蔡州城下也

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

德宗貞元二年

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

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

鑿居縛翻

也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

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

節度使外宅也

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

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

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

人近其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

登牙城拒戰帥讀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

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

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

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愬軍

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聚射 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

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得

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愬傳曰其月

七日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

將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

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

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

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即

是平蔡錄所云入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

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

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

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

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

日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六日也實

錄已卯執元濟乃奏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

到日也今從平蔡錄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

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

推赤心置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場毯以淮

人腹中

南節度使李鄴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已卯淮西

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

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

輸誠於朝廷吳元濟屠其家今請將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上曰朕討淮西爲

人除害爲于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

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先入

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

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橐姑勞翻鞬居言翻橐以藏弓箭以藏箭鄭玄

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于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爲左自南而

來者以道西爲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舉一隅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

右據南鄉西鄉爲正道也西鄉主道也

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

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

悖蒲妹翻又蒲願公因而

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史言李愬識度非李

愬還軍文城

裴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

者比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

不取

事並見上

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

卒以成功

卒子

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

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

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

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

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

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示按李愬入蔡誠爲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揚權用兵

方略所以取勝之由遣又命意實祖史漢韓信載井

陞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

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

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欺銜識者文之過

實者多學者其於是察之撓奴教翻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

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

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

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

蔡人聞之感泣

裴度平蔡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

先是吳氏父

子阻兵

吳氏父子謂少元濟也先悉薦

翻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

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

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

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鮮人之束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

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

降者皆差第以聞

史紹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

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於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

嘗拒殺臺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歎欲降而未

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 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

復方目翻除其一而遺其一者也

新附近賊四州免來年

夏稅

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剽又供億

官軍故免來年

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

為于 給其家

夏稅亦以優之

官軍戰

亡者皆為收葬

為于 給其家

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

廢者勿停衣糧

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殘

廢者養之終身殘廢謂因戰傷折腰旒有手足不復爲完人堪世用者

十一月上御興安

門受俘

大明宮南面五門

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

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

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

朝廷矣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

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

之敗于激水也

事見二百三十五卷

於其帳中得朝

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

書

屬之欲翻託也

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



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矣

考之漢志

汝南戶口爲百郡之最

古人謂汝潁多習俗之移人也

過於夷貊

嗚呼

奇士至唐而獷戾乃爾

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昔獷古猛翻悍也貊莫百翻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

之兵環而攻之

環音宦

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

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

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

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

還音旋屏必鄆翻又卑正翻

晏平

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貼危如此

貼余廉翻臨危也

而日與

僕妾遊戲博奕於內

奕當作弈弈棋也

晏然曾無憂色以愚

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

尋誣以他過杖殺之

以劉晏乎之善規其智識必有過人者李師道不能委心歸計

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

各遷官有差

舊制御史二人知驛

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

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

壬辰

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潏諫曰

潏力內臣外

事職分各殊

分扶切在塞侵官之源

塞悉則翻絕出位之

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甲午恩王連薨

連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

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

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

謂當作唐鄧隨

裴度以馬搃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

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郟城遇

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不盡如詔旨仍上

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

事以馬搃爲淮西節度使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

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

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吐突承璀六年出爲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

爲相是年十月相李鄘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出城祖道謂餞

也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

鄺至京師辭疾不入見見賢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

不見

史言李鄺知恥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

戶重質爲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

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初李師道謀逆命

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

昉侯古翻考異曰新傳

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請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

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心爲尚書憂家事

心爲于

反爲高沐等所疾

尚書柰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

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

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踈沐等出沐知萊州

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

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

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

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

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

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

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

州宣慰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

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即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營

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

月丁卯以奉國爲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

將軍

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

充威遠營使

威遠

營亦非北軍也

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大明宮東

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

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

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下戶嫁翻

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

鄘爲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

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

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

帥傳子懷直爲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爲帥

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

安已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

擅

樂音洛

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

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

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

得奉丞相書往說之

說式尚翻

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

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

質音致

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

爲于爲翻

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

上表時掌翻

上重違弘正意乃

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

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

說式芮翻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

阻兵馮險

馮讀曰憑

自以為深根固蒂

蒂丁計翻

天下莫能危

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

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

思相吏翻縮

衣節食

縮斂也短也

以養戰士此志豈湏吏忘天下哉今

國兵駸駸北來

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

趙人已獻城十二

德州

領安德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  
滴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



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

忠深爲公憂之

爲于

總泣且拜

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內出

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

龍武神武羽林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闕

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監軍

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爲三軍辟仗使監視刑賞奏察違謬猶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

專達矣

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

爵

削王承宗官爵見上卷十一年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

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

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

致質音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

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

納也李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

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請獻沂密海若力戰不

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費直言

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若

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

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

色為陳禍福為于偽翻責其決語決語決為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

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它日正弟同

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

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

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復遜察師道非實誠

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

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

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

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弟趙氏注云係纍縛結也五

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

許州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摠為忠武節

度使陳許潞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王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

兵送至滴河

滴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廢濕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

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焉宋白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

會縣爲平盧兵所陷

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

華擊却之殺二千

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癸丑

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

陽

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

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

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

使遂方慶之孫也

王方慶武后聖歷中爲相歛書涉翻

上方委裴度以

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

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八月

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部侍郎

吳元濟旣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旣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

尉卿鹽鐵轉運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

史言

鏞异逢君之惡數所角翻羨弋線翻

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

瓘甲辰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

如故皇甫鏞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如故程制下朝

异進貳起部以相鹽

鐵轉運使如故

程

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

下戶稼翻嗤丑之翻笑也

裴度

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

退不許度復上疏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以爲罇异皆錢穀吏佞

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罇在

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

不思食其肉

仰牛向翻

比者裁損淮西糧料

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

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

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

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

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悉遣之討

李師道

聞罇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

言罇在度支減

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爲相無可訴之地矣

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

處昌呂翻下同

至如鑄資性狡

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

極言憲宗不英明且

爲所惑可以見其極姦邪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

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

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斂手削地

謂獻德棣二州

韓弘興疾討賊

謂自將討李師道

豈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

墮讀曰隳壞音

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省悉景翻鑄自

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

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

之弟子也

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

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

賣罇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

裂邊軍聚而焚之

繒慈陵翻

度因奏事言之罇於上前引

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

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

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溺於利不惟不察

其慢又且然其言

由是罇益無所憚

爲罇得罪張本

程异亦自知不

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

時宰相更

日知印秉筆

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

汶音問

妄捕繫

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

止捶



其翻近

中丞蕭俛劾奏其狀

俛音免劾漢書音義

裴

度崔群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

也姑且

此小

事朕自處之

處昌呂翻

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

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

橫戶孟翻史炤曰轂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

轂取喻余按漢書京兆尹率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

上不悅退召

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

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

好呼到翻

詔天下求方士

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

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鏘薦山人柳泌云能

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

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必既誅而道古亦貶矣

為上服必藥致疾張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

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

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柳泌言於上曰天台

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

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多靈草臣雖

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

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長知

丈翻幾丁亥以必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

居希翻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喜許未有

使之臨民賦政者

賦布也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

主致長生

爲于僞翻

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

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

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

鄉里

樂音洛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

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

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

先悉薦翻

裴度曰魏博軍旣度河不可復退

復扶又翻

立須進擊方

有成功旣至滑州即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爲

界兵至滑州爲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  
已出境芻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  
德裕用兵於上黨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  
知其弊有以制之

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

一栖不兩雄又有  
賓主之形疑阻或

生何事不有其患  
豈止於遷延之役

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

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

楊劉

鎮在鄆州東北  
東阿縣臨河津

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

隋置陽穀  
縣以陽穀

臺爲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  
白曰陽穀縣本漢潁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

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

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也  
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

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

里築壘

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  
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

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

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

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

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

衆迎之帥讀曰率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

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時徙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旻

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

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

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繼降戶江翻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

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

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

元規

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

屬之欲翻

元規將行謂文會

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

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爲

司空忠謀

爲于僞翻下不爲同師道檢校司空故稱之

李文會姦佞殺沐

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

召昉存還幕府

上常語宰相

語牛倨翻

人臣當力爲善

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裴度對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

易大傳之言

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

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

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武寧節度

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

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緡者故陽武

戶牖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弱

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由

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

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爲于師道至死竟

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

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丙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洞

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沘陽漢廩丘縣後魏曰沘陽以其地在沘水之陽也

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沘食聿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

等來修好未返

好呼到翻

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

何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魚臺漢方輿縣地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即春秋魯隱公

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

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

及有竭產充施者

施式智翻

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供居用翻養余

亮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

樂音洛



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見四十五卷  
永平八年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

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

事並見  
前紀

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

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

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

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唐時四夷入朝  
貢者皆引見於

宣政殿見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

賢遍翻曰屬鴻臚寺興里之北宋白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

侯行弔於國尚先以桃茆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茆執

戈惡之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挑鬼所惡也茆

萑若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

使公親縫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縫則布幣也

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茆音列又音

例祓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先

薦翻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

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

疑斷丁亂翻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

一音短

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

加愈極刑殊死謂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

爲于僞翻懇誠也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

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更工衡翻至漢

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好呼到翻晉宋以來日益繁熾

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

難空有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

之惡鳥路翻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

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

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

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

自邪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

兵於東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

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

使其軍中留已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表稱懼亂未敢離州離

智翻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懼重胤討其黨惡宗奭

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平

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伯力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  
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  
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

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  
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

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

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

贛餘縣地按漢贛餘今縣東北三十里贛餘古城是

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

唐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唐郡及懷仁縣並理今

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

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

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

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郟國也晉

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

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郟州及丞縣尋廢

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郟州故城中唐又改李

蘭陵為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李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郟州城塹修守備治直

塹七之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

艷翻劉正臣見二百一十師道使之將兵萬餘

臣之孫也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

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

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

數所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

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

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

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

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

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厠貞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

大使三品已上總管三品已上別奏十人副使二品已上別奏六人子

總管四品已上總管三品已上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



總管兼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兼奏並四分減一

所補兼奏皆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

令自召以充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

除之內辰師道潛遣一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

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

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

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為備不可

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

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

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

悟屏人示之

屏必鄂翻又卑正翻

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

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

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

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

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

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

卷與捲同

還入鄆州奉

行天子之命

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

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

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

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

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

惡者

惡鳥路翻

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

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

帑

近其靳翻帑它朗翻

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

使宅謂節度使

所居也

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

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

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

道令執留之

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

上析聲絕

天明則析聲絕

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

入城

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

門者請俟寫簡白使

古者懸竹為簡策以寫書

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

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

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

比必利翻及也

子城已洞開

惟牙城拒守

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

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

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

師道

索山客翻

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

索山客翻

悟命

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

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

復扶又翻

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

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

代宗末泰元年

李正已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

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

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

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

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欷歔出賈直言於獄

直言被囚見上

卷上

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

趨七  
喻翻潛使

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  
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  
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  
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二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  
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  
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墮絕者  
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  
容義而不責

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  
翻爲于爲翻夏侯澄禽見上卷上

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

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

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

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嗚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蓋亦知其所以

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

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

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

爲三道使之適均

於音鳥

以鄆曹濮爲一道

鄆音運濮音卜

淄

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

更工 衡翻

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

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復須同

上欲移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

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

多力好手搏

好呼 到翻

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

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

離力

智翻坐 徂卧翻

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

除改謂除書 改授它鎮

登即

行矣

言登時 即行也

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

聞制下手足失墜

言驚遽失守 不知所爲

明日遂行弘正已將

數道比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

客亭即驛亭 送迎使客之

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

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

李文

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

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

青一道

敗補邁翻

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

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

乎

自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

乃詐爲悟帖

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

驛斬之

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祝阿故城在

豐齊驛東北二里

比還

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

悟及昉存已去無所

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



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

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

李師道將敗數月

先悉薦翻

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

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

除苛禁縱人遊樂

樂音洛

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

弘正特爲

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

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

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

也勝也復扶又翻

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

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嵩沮在呂翻

撓奴巧翻

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山索

客翻

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

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

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

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

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

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史言憲宗此事得爲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

已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

等州觀察使

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

以淄青四面

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

爲王遂以嚴酷

召亂張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

脣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

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

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

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

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

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

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

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

患

橫戶孟翻

故重脩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

命由重脩處之得宜故也

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

辛

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昇薨裴度在相位知無

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

擠子細翻又子西翻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

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

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

丙

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

鎛專以培克取媚

培蒲侯翻

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

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

報怨邪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

從才用翻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

以爲

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

不疑屏邪佞而不邇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改稅法不督錢而納

布帛

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

絕進獻寬百姓租

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

數所角翻塞悉則翻

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

旣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

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

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

欲易生

易以  
豉翻

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

枕自安逸

枕職  
任翻

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

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

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

款誠也言吐誠  
而伏罪也

京兆

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

對曰恒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

恒戶登翻  
刺七亦翻

而士元等後

期間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

度爲罪

均度徒  
洛翻

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

悉殺之

復扶  
又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

蔡鄆既  
平韓弘

始入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緡五千雜繒三萬金

朝銀器千

繒慈陵翻

而沐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緡百餘

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史言韓弘善完聚

己丑羣臣

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充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

古狷

搃翻時軍府草創

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

人情未安遂專以嚴

酷爲治

治直吏翻

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

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

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三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

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三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

一分有半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

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

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

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謂王遂也副使

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衛之兵也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

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

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

弓刀

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

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

射而亦翻遂

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

暴

數所具翻

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

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



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純三萬

匹

純式支翻

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

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

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

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

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鏞

同年進士故鏞引以爲相

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鏞引而相之

亦所以杜度之再入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

華爲沂海充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

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